

荡摇寇摇志

第八十四回 苟桓三让猿臂寨 刘广夜袭沂州城

却说苟氏兄弟二人，当日将陈希真推在中间交椅上，扑翻虎躯拜倒在地。希真大惊道：“居中之位，岂是我坐的！”苟桓道：“恩公容稟：不但小人弟兄两条狗命，出自洪恩救放，便是小人的祖宗，都蒙延绵，并累及老夫人寤寐不安。此恩此德，真是重生父母，再造爹娘，苟桓抠出心肺，也报你不得。只就今日，便是良辰，请恩公正位大坐，为一寨之主。苟桓兄弟二人，愿在部下充两名小卒，不论刀山剑树，恩公驱遣，只往前去，誓不回头。”希真道：“小弟投奔二位公子，一者求救刘舍亲之令堂太夫人，二者逃脱自家性命。二位公子若要如此，是不容小弟在此了，情愿告退，断难遵命。”苟桓再三要让，希真那里肯。刘广道：“陈舍亲怎肯僭上，苟将军从直好。”苟桓道：“既如此，且权分宾主坐了，再有商议。”当时众英雄分宾主两边坐下。刘广老小并丽卿，自有范成龙家眷接入后堂去款待。希真请苟桓弟兄换了衣服，苟桓开言问道：“不知恩公因何与高太尉相恶，弃家避难，愿闻其详。”希真把上项事细细说了一遍，“此刻不意反累及刘舍亲令堂、令郎，都陷在缧绁，望乞将军救援。”苟桓道：“恩公与刘将军放心，此事都在苟桓身上，管要救老伯母、大公子出来，杀了这班贪官污吏，与众位报仇。”刘广叩头拜谢。

当晚苟桓杀牛宰马，大开筵席，与希真、刘广等接风。席间，苟桓又复擎杯洒泪，求希真坐第一位交椅。希真道：“公子听小弟下情：念希真本是江湖散客，又且获罪在官，怎敢僭越？公子隆情，深感肺腑，让位之言，休要再题。圣人云：名不正则言不顺。希真若受了此位，名、言何在？只求公子救了刘舍亲令堂、令郎，希真虽死，九原感激不尽。”苟桓见希真必不肯受，心生一计，当夜席散，唤过苟英来吩咐道：“我看恩公文武双全，胜我十倍，我不当居他之上。他不肯受，我有一计在此，你明日依我如此如此，不由他不从。”苟英领命。

次日，希真早起，梳洗毕，出厅相见。苟桓弟兄却都不出来。不多时，只见苟英慌慌张张跑上来，到希真面前跪拜道：“家兄命在呼吸，求恩公速去救援。”希真大惊道：“此话怎讲？”苟英道：“求恩公随小人去，一见便知。”众人皆惊。希真疑惑，却也有些瞧科，便一同随了苟英，从正厅左首侧门外转出去。没多路，便是操军的大教场，甚是空阔，两旁都是枫树林。只见最高一株枫树杪上，赤膊吊着一个人，真祥麟、范成龙并十数个头目，都立在树下。希真近前看时，吊的那人正是苟桓。那苟桓把一手两脚总缚了，吊挂在树上，只一条索头生根，散着右手执一把利刀。希真大惊道：“公子何意？”苟桓高叫道：“恩公听禀：我受你天地洪恩，夜来都说完了。恩公不容我让位，我便一刀割断了绳索，拚得个粉骨碎身，报你的大德。”说罢，便把刀锋搁在绳上。慌得希真没口的答应道：“遵命，遵命！快请下来！”苟桓道：“大丈夫休要翻悔，请立盟言。”希真忙应道：“不翻悔，不翻悔，快请下来！我死在刀剑下，决不翻悔。”刘

广、刘麟都也急得呆了。

苟桓见希真应了，真祥麟、范成龙才教人盘上树去，解了苟桓下来。于是众英雄拥希真上了演武厅，居中坐了，众人一齐参拜。希真滴泪道：“众好汉如此见爱，不料希真尚有这般魔障，容我拜辞北阙。”众人忙设香案。希真望东京遥拜道：“微臣今日在此暂避冤仇，区区之心实不敢忘陛下也。”说罢，痛哭不已。众人无不下泪。希真转身拜谢了苟桓，又谢了众人，然后到正厅上坐了第一把交椅。让苟桓坐第二位，苟桓那里肯，苦苦的让刘广坐了。苟桓再要让时，希真、刘广齐说道：“公子再要如此，我等情愿告退。”苟桓不得已坐了第三位。范成龙坐了第四位，真祥麟坐了第五位，刘麟坐了第六位，苟英坐了第七位。后堂陈丽卿、刘慧娘两位女英雄也排了座位，共是九位头领坐了。

众头目军兵都来参拜毕，希真开言道：“众位弟兄儿郎听者：陈希真今日蒙苟大公子让位，一切章程俱照旧例，不必改移。我与刘防御、苟大公子同掌兵权，各无异心。甥女刘慧娘参赞军机，刘麟甥与小女陈丽卿护卫中军，范将军兼管仓库。大家务要齐心努力。今日便昭告了天地、本处山川神祇。”众人齐声领诺。行礼都毕，希真又道：“并非希真大权在手，作事先私后公，实缘刘防御的母亲、儿子陷在囹圄，命在呼吸，若不急救，必误大事，今欲诸位协力同去。”厅上厅下一齐应道：“悉凭主帅驱使，谁敢规避！”希真便教刘广将家私将出，尽分俵众头目喽啰。众军无不感激。希真问众人道：“我欲救刘太夫人，当用何策？”苟桓道：“本山孩儿们，经小弟时常教练，精熟可用，一凭大哥调遣。”希真道：“此事只好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我昨日已差

刘防御的得力心腹，到孔厚家探听，若能够他将太亲母、麒麟解去都省，我等于路上抢夺，此是上策。如其不能，我想后日是中元佳节，沂州城内慈云寺兰盆胜会，香火最盛，四方的香客，三教九流，买卖赶趁的，云屯雾集。我们挑选下精明强干之人，扮演了混入城去，索性瞒了孔厚。兵到城下，里应外合，必能成事。此计如何？”众人齐喝采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希真道：“只是探事人还不见回报，好不烦闷。”

却说那探事人到了孔厚家，孔厚方知刘广、希真等都落了草，吃了一惊，叹惜不已，只得将来人留下，去堂上探听动静。那高封自将刘母、刘麒拿到之后，与白胜煅炼成一片，一意要捉住希真、刘广，与高俅报仇，对阮其祥道：“刘广谋叛，在逃未获。叵耐云天彪与他儿女亲家，一味扛帮。我要上济南都省，面禀制置使，休教那厮抢原告。”阮其祥已得了青云山的金银，一意与白胜方便，便撺掇道：“太守便亲解了这一干人犯去，以便质对。”高封摇手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此去都省，必从青云山经过，那厮们中途抢劫，即有官兵防护，到那里已是寡不敌众。我到都省，将这案情禀明了，这干人犯便于本地处斩，再拿陈希真、刘广。我又恐那厮们扮演了来劫牢狱，劫法场，我已出了告示，各门严紧稽查。今年慈云寺的兰盆会不准举行，不可又似那年江州城、大名府两处，都吃那厮们着了手去。我又派心腹人在牢里监督，防那厮越狱。你再去添选五十名精壮兵丁，管守狱门。又请都监黄魁，各城门小心防守。”高封便带领扈从上都省去了。阮其祥暗暗叫苦道：“这不是败了我的勾当！”密地里递信与狄雷去了。孔厚知这消息，也暗暗叫苦

道：“刘母、刘麒的性命怎好也？”便归家对刘广的心腹道：“此段冤狱，非有大脚力的人救不得。我想只有都省检讨使贺太平，他看觑得云天彪极好，我与他也有些瓜葛，制置使前最有脸面。叫你主人宽耐几日，好歹要寻他的门路，救老夫人、大公子的性命，你便将了这封回信去。”孔厚在书信后又写了十数行，劝刘广、希真但得救了刘母、刘麒，千万离了绿林等语。

来人不敢怠惰，飞风回猿臂寨。希真等得了此信，见沂州府劫牢，不能下手，众人都大惊，刘广只是痛哭。希真把眉峰绉了半晌，问那心腹人道：“城里慈云寺的兰盆会既不举行，城外法源寺的举行否？”那心腹人道：“小人也看过告示上，只禁止城里慈云寺，却不见有禁城外法源寺的话头。”希真笑道：“既这般说，法源寺的兰盆会一准举行。我们就往那里，此城仍好破。”刘广道：“法源寺在城外，又与城相隔五六里的路，便到了那里，却怎能入得城去？”希真道：“你不晓得，我起先之计，原要大队兵马前去，里应外合，一鼓而下，像那年吴用破大名府救卢俊义的故事。如今这厮既这般狡猾，我就另换一副局面。我等挑精壮人马来，仍扮演了，走的走，坐船的坐船，去赴兰盆会，就半夜里举事。只是这般铁桶的城池，没个内线，如何破得？城里黄魁利害，若不用上将去，如何敌得？如用上将去，姨丈与麟甥的面貌，谁不认识？范将军亦是本地人，恐防打眼。苟氏昆玉却又人地生疏，口音不对。只有真将军，熟悉江湖上的勾当，又伶俐材干，可以去得。只是他一个人孤掌难鸣，必须再着一个同去。我想来，除非叫小女丽卿如此改扮了去，那厮们虽然盘查得紧，此却未必料得。又妙在他是东京

口音。”刘广道：“计虽好，只是怎好叫甥女如此装束？”希真道：“不妨，叫他来，我吩咐他。”遂将丽卿唤到面前。

希真道：“我儿，你前日不是说，要蹇进沂州城去，刺杀高封、阮其祥？如今用你的妙计，就着你去。”丽卿大喜道：“几时去？”希真道：“你休高兴，我料你杀他不得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说那里话，量这些男女，何足道哉！这厮两颗驴头，都在我钞袋儿里，指尖儿一撮便到手。”希真道：“你那里晓得，此刻画影图形拿你，谁不识得你是陈丽卿！未进城门，先吃拿了，怎想去刺他。如今只要你乔妆改扮了去。”丽卿道：“改扮便改扮，怕什么！”希真道：“恐你不肯。”丽卿道：“有何不肯！”希真笑道：“我要你乔妆跑解马的武妓，你可肯？”丽卿笑道：“阿也，爹爹不是说笑话，我好端端的女孩儿，没来由怎教我去扮粉头，这却恁的使得？”希真道：“我儿，天理良心，天下通行。不是为父掂斤估两，你太婆、大哥，端的为着我们爷儿两个，遭此大难，你不去救他，谁去救他？况且不过赚进城门，片刻工夫，又不叫你认真去做武妓，左右是个假扮。”丽卿道：“虽则假扮，孩儿一生活靶。”希真道：“再没人说起。”只见刘广道：“贤甥女，你救得我的娘，真是我的大恩人，也受老拙一拜。”便向丽卿下跪，流泪不止。慌得希真连忙扶住，叫声“罪过”，又叫丽卿道：“好儿子，依了罢，也记得太婆日常待你的好处。”丽卿又想了想，笑道：“爹爹宽心，姨夫不要烦恼，我都依也。只是扎抹了形景难看，大家却都不许笑我。”希真道：“你干正经事，谁敢笑你。”希真便对真祥麟道：“真将军可与小女扮做兄妹，诸事照应他，休教漏出马脚。”真祥麟辞道：“既是小姐肯去，足以敌得

黄魁，小将不必同行。”希真道：“真将军休避嫌疑，老夫便与你二人同往。”祥麟方才应了。只见慧娘出来对希真道：“姨夫教卿姐这般扮演，虽是一时片刻赚进城去，万一遇着个不晓事的，认真要留住跑解，那时做又做不得，不做又要露马脚，怎好？”祥麟道：“不妨。小姐扮演了，再将一方帕儿束了头额，伏在鞍鞞上，诈作有病。有人要做买卖，我有言语支吾他。只是没个做鸨儿的却不像，却着那个去好？”苟桓道：“我看就是王头目的妻子尉迟大娘，生得黑麻面皮，身躯长大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也识得些武艺，也是东京人氏，现在寡居。此人可以去得。”真祥麟道：“不差。”便将尉迟大娘唤来，参见了希真、丽卿。丽卿欢喜道：“我正少个伴当，你果然去得，快去扮了鸨儿。成功之后，必重用你。”尉迟大娘叩头谢了。

商议已定，希真便请苟桓权理事务，与范成龙、刘慧娘同守山寨。传令共点一千五百名军汉，配搭了身材相貌，一大半扮了香客，分做水旱两路，旱路令苟英统领，都用车马驼轿，往太保墟进发，水路用二十多只拖篷船，由芦川逆流而上，便将刘广、刘麟父子二人藏在里面；一小半多扮了各行赶趁的，里面的领袖都是苟桓的心腹。希真吩咐密计道：“你等不可结做一阵走，都要三三五五，陆陆续续，十五日黄昏，到法源寺前取齐；挨到三更，便来沂州北门外策应。”又挑选了二三十名精细喽啰头目，“都要沂州城内有亲着相好的，各人自使见识，预先混进去，或是客店，或是亲友家存身，临时齐来北门内接应。成功后重赏，误事者立斩。”对刘广道：“你与麟甥、苟英带了孩儿们，一到北门外，不可近城，亦不可离得太远，只先带三五十人近城门

边，就对着敌楼往半天里放旗花。我同真将军、丽卿在里面，见旗花起，便斩关夺锁，接应你们。夺了城门，方把大队人马拥进去。苟英不必进城，恐李飞豹来策应，就好抵敌他。姨丈同麟甥破进牢去，救得太亲母、大贤甥出来，便下船先走。真将军把住城门，切勿远离。”叫丽卿道：“卿儿，老实对你说，教你去杀高封是假话，高封并不在城里。因恐那兵马都监黄魁利害，特教你去都司前截住他，休吃那厮来策应。你不认识路，有人引你。我又恐你一人支不住黄魁，临时我来帮你。得了手，你先走，我后出来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与这等匹夫厮杀，何用爹爹帮。那厮既要替高封强出头，便先结果了他。”

那日正是七月十四日，众人都去纷纷的依着密计安排了各色行头。当夜无话。次日一清早，希真对真祥麟道：“我不可与你们一阵走，我扮做个卖西瓜的行贩，从别门进去，到北门内来兜你们取齐。”又吩咐丽卿道：“你那枝梨花枪恐防打眼，不可带去，只选两口好朴刀配在担儿上。那青镗剑，也好充做行头，佩了去不妨。”刘广道：“我这两日不知怎的，只是心惊肉颤，神魂不安。”众人道：“只因你记挂老伯母、大令郎之故。”真祥麟去打扮了，头戴一顶撮尖瓜瓣帽，穿一领印花布斗衣，系一条鸭绿缠肚包，一对三蓝绣花护膝，腿上都缠了鸾带，脚踏一双细针打子扳头獠鞋，仍把一领青衫儿罩了身体。那希真将五柳长髯打了辮结，蓬了头发，挽个揪角儿，穿一领棋子布的破小衫儿，戴一顶旧草笠儿，赤了双脚，着一双多耳麻鞋，又取些烟煤，把浑身皮肉都擦成黎黑之色。那办事的喽啰已整顿了一副箩担，把八个大西瓜盛在里面。丽卿早已扎扮好，又讨些脂粉，涂抹

了花面，俨然是个东京武妓。尉迟大娘扮了鸨儿，伏侍丽卿。

都结束停当，正待要下山，只见真祥麟一叠连声叫起苦来，不知高低，说道：“主帅，此条计委实行不得，内中有个老大毛病。”众人惊问：“有何毛病？”祥麟道：“主帅不知，凡是江湖上的勾当，不论跑解，走索，串社火，使枪棒卖药，都要投托地方上有势力的户头，先去参拜了，求他包庇，名唤坐靠山。坐了靠山，方准做买卖。没有时，别的不打紧，怎当得那些破落户泼皮们的啰唆，忍耐又做不得，不忍耐又做不得。小将不妨事，胡乱同他们鬼混，小姐金枝玉叶，如何去得？”希真道：“阿也，此事我也不想起，却怎好？众位可晓得，沂州城内可有甚土豪？”刘广想了想道：“有了，沂州城内有一个万俟通判，名唤万俟春，与他兄弟万俟荣，两个是沂州城内有名的土豪，专一结交当道官府，并那些不三不四的，欺压良善，无恶不作。四方走江湖的，并那些不成才的闲汉，都去投奔他。恰好正住在拱辰门内……”说不了，范成龙道：“敢是那厮绰号司马师、司马昭的？”刘广道：“正是。万俟春眼泡下生个黑瘤，人都叫他‘司马师’。”希真道：“拱辰门是那一门？”刘广道：“便是沂州城的北门，唤做拱辰门。”希真道：“如此说，便去参拜他。”丽卿道：“谁耐烦去参拜那畜生！那个敢来啰唆，先把来开刀，就动起手来。”希真连忙止住道：“我儿快不要如此，此去最要机密，切切不可任性！”丽卿笑道：“我不过这般说。”祥麟笑道：“姑娘不要耽忧，到那里我自有见识，不用你去参拜。”商议已定，大家一齐下山。慧娘道：“爹爹、二哥小心！天可怜见，但得祖母无事，先飞报

个信来。”说罢，啼哭不止。刘广也不知其意。苟桓、范成龙送了众人动身，回山寨把守不表。

却说希真等离了猿臂寨，行不到五七里之遥，只见大路上一个人背着包裹雨伞，气急败坏，飞奔而来。走近前，希真、刘广认得是孔厚的心腹庄客。希真忙叫：“主管那里去？”那庄客见了刘广道：“恰好此处迎着刘老爷，家老爷有紧要信一封在此，老爷请看。”刘广忙接过手，只见信面上写着：“内紧要事件。飞送刘老爷亲拆，毋得刻迟。”刘广大惊，把不住心头乱跳，拆开时，只见信内云：“老伯母连日胃脘病大发，高太守不准小弟医治，又不准保释。太守到都省去，阮其祥把持更甚。老伯母竟于十四日戌时，在班馆仙逝。”只读到这里，刘广大叫一声，往后便倒，口喷鲜血，不省人事。众人忙扶住唤救，半晌刘广换转气来，怒发冲冠，跳起来抽出腰刀，向路旁一块顽石上乱砍，大骂：“高阮二贼，我捉住你，不碎嚼你的心肝肺腑，誓不为人！”只见刀光落处，火星四射，那块顽石竟被他剁得粉碎。众人无不骇异。刘广插了刀，喝令喽啰们快行。希真道：“消停着，待我再看信内还有甚言语。”只见下文道：“小弟现将尸身领出，备棺草草殓殓，停柩在东门外地藏庵内，意欲便兄长来取。大贤侄无恙。此实天灾大数，见信伏望万万珍重。”希真看罢，唤过一个精细喽啰，私地里吩咐了言语，便对庄客道：“累你远来，我等不便写回信，就托你转覆贵主人：多多拜上，竟于二三日后，我等自来迎取灵枢便了。这人是刘老爷的体己，着他同你去，就在地藏庵内伴灵。”又取些银两赏了那庄客，教他们先去了。刘广问道：“此是何意？”希真道：“我等此去，便抢灵枢。只是地藏庵内尸

棺甚多，知道那一口是，所以我叫这孩儿去，先认定了，临时便好动手。又恐孔厚知觉，故假意说是去伴灵。”便吩咐苟英道：“你不必进城，只带二三十孩儿们，径去地藏庵抢了灵柩，便到船上等我们。别项事都不必管。”苟英领命。众人齐到芦川渡口下了船。刘广父子便在船上，逆流而上；希真同祥麟、丽卿、苟英，都渡过那岸，奔太保墟去。

且说刘广父子二人，率领众头目军汉，假扮香客，驾船到了法源寺泊定。那法源寺的兰盆会，果然热闹，有十数处的灯棚，都有焰口坛场，钟磬悠扬，人声喧闹。那些游人、香客、买卖人等，挨挨挤挤。但是山寨中人见了，都大家会意。刘广、刘麟恐人打眼，都睡在船舱内，不上岸去，只等夜深动手。按下慢表。

却说那太保墟，乃是城外一个三、六、九的市集，都是空的房屋廨宇。希真一千人到了那个所在分路，希真对苟英道：“你只管去法源寺前等候，与刘广一齐举动，不得有误。”苟英去了。希真对丽卿道：“我先进城去，你同真将军后来，诸事听他的话，切勿使性。”希真便挑了西瓜担儿先走，又恐吉凶难定，密诵真言，唤几名黄巾力士在暗中随护。那二三十名喽啰，已是陆续蹇进城去了。

话中单说真祥麟请丽卿上了马，尉迟大娘跟随着，祥麟把行头担儿挑了，一行三众往拱辰门进发。不多时到了拱辰门外，城墙上果然挂着捉拿希真父女并刘广的榜文，画着他们的面貌。祥麟见天色尚早，就都去那槐阴下坐了乘凉，只等候到黄昏，混进城去。有许多闲杂人围着来看，果然有那些子弟们就要做戏，来问价钱。真祥麟陪笑脸回覆道：“小人们尚未进城去参拜靠山，不敢开手。待参拜了，再来伏侍

列位。”众人问道：“你们靠山是谁？”祥麟道：“是城内万俟大官人。”众人听是万俟春，谁不惧怕，都不敢再说。丽卿恐人看出破绽，便装做有病的模样，靠在尉迟大娘肩膀上，把粉脸儿藏了。众人看了许久，也都散了。

看看日落西山，天色已晚，敌楼上起鼓攒点，将闭城门。祥麟等起身，到门前对门军声喏施礼，道：“小人等是东京下来跑解的，特到城里慈云寺赶趁。启过长官，方敢进去。”那门军道：“你们来得没兴，慈云寺的兰盆会今年不举行，待进去恁的！”祥麟故意惊问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门军道：“你不见知府相公的告示，他不准举行，我知道为何。”又一个门军道：“法源寺的兰盆会闹热，城里多少赶趁的都出去，你们不到那里去，反进城去则甚？”祥麟道：“既这般说，只是小人有个孤老万俟大官人，他正月里便订下我们，说中元节必要到他府上。如今没奈何，只好去参拜他。他肯发放我们，明日一早再到法源寺去。”众门军见他们一行只得三众，又说是万俟春的门眷，果然不疑心，便说道：“你们既要进去，趁早走，就要关城了。”祥麟又唱个喏谢了，领了丽卿等进得城去。只见希真早在城根下坐着等待，箩担里还剩了两个西瓜。四顾无人，希真轻轻对祥麟道：“前去四五家门面，那倒垂莲八字墙门，门前有许多轿马的，便是万俟春家。我来做挑担的火虞，你去递手本参谒。”真祥麟便把担儿递与希真，希真把那箩筐并做一个担儿挑了，又说道：“那厮家里有喜庆事，听说是与他娘庆寿，恐他乘兴要做戏，你须要回覆得好。”祥麟应了，拿着手本，走到万俟春门首。

那时候天已昏暗，各处都掌上灯火，城门已关了。祥麟

到了门楼内，向一个大肚皮的门公声喏毕，叉手立在一边，道：“小人东京跑解的，兄妹二人，并火虞、鸩儿，一行四众，初到贵地，特来参拜大官人。望爷方便，禀报一声。”说罢，袖里取出一锭五两重的门包，道：“些小微物，孝敬爷买碗茶。”那门公接了银子、手本道：“你那粉头，为何不来？”祥麟道：“禀爷知道：小妹路上感冒风寒，现在发症，今日正是班期，身子烧得很，不能来伏侍，明日一早叫他来伺候，恕罪则个。”那门公把手本一摆，递与旁边一个年纪轻的管家道：“你去替他禀一声。”那小管家拿了手本，走上花厅去。

原来万俟春弟兄与他娘上寿称庆，万俟春适有要紧公事，到推官衙里去，只有万俟荣在家里待客。正要安席，那小管家将手本到面前禀了。万俟荣问道：“那粉头为何不来？”小管家道：“小人也曾问他，他说粉头有病，明日一早来参拜。”万俟荣喝道：“胡说！既是有病，来做甚买卖？到我这里敢摆架子！对他说，粉头亲来便罢，不肯来时，连夜赶出城去，休想城里存脚。”众宾客都笑道：“是呀，既有病做甚买卖。”小管家忙应了出来，埋怨祥麟道：“你这厮真不了当，惹二官人发作，吆喝下来，说不叫了粉头来，连夜赶出城去。你莫道城门关了，官人们要开便开。没来由害我淘气！”把手本掣在地上。祥麟喏喏连声，拾了手本，陪罪道：“爷息怒，小人便去唤了来。只是参拜还可，若要他做戏伏侍，委实支持不得。”那门公道：“你快去唤了来，闲话少说。”

祥麟转身出来，对希真说了，道：“此事怎好？”希真皱眉半晌，对丽卿道：“好儿子，没奈何，胡乱去参拜了。”

丽卿那里肯。希真道：“我有一个计较在此，包叫你不吃亏。”便吩咐祥麟道：“你再取三十两一锭大银，向那个门公如此托他。求得脱更好，倘或不能，我儿听为父的话，只管去参拜，休要性起。那厮如果啰唆无礼，你也不必动武，便走出天井，仰天叫一声雷神何在，我放霹雳助你。休说这几个狗头，便连房屋都轰倒他的，着那厮们没处讨命！你放心去，倘耐得住，切勿轻试。”丽卿笑道：“爹爹休要哄我！”希真道：“你胡说，我几时哄你过！”丽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就去。”便随了祥麟前行。希真不放心，挑了担儿，也跟上去。尉迟大娘也牵了马随在后面。希真暗暗捏诀念咒，向空作用，将一个巨雷祭在空中，只待丽卿呼唤，便放下去。方到得门首，只见正南上来了一丛火把，数十对缨枪，拥簇着马上一个官人到来。祥麟等连忙靠后。那官人到门首下马，相貌十分鄙俗。希真等却不认识是谁，只听传呼道：“防御大官人到了！”里面开中门迎了进去。等了半歇，从人散了，祥麟方引丽卿进前。祥麟又捧一锭大银送与门公，说道：“小妹已唤到，但是委实病重，望爷在官人前方便。”门公接了道：“你们候着，我与你去禀来。”丽卿诈作病相，尉迟大娘扶绰着他，一步步挨到门楼下那条阔凳上坐了。丽卿便靠在旁边那张桌上，假意儿气喘。众人灯光下见丽卿的相貌，都吃一惊。丽卿斜睨着眼，看那大厅旁边一带花墙，侧首圆洞门内便是花厅，天井里摆着许多花卉，厅上挂红结彩，灯烛辉煌，里面许多笙歌杂技，吃得好不热闹，那伏侍走动的穿梭价来往。

门公进去多时，还不见出来。只听得府衙前靖更炮响，各处的梆声雨点般的打起来。丽卿等得心焦，按着那股气。

又是许久，门公才出来吩咐祥麟道：“侥幸你们，二官人适有正经公事，与防御相公讲话，免你们的参见，手本已收下了。既是大姐身子不自在，且去将息了，明日早来伺候。叫个打杂的同你们去，对门王小二客店里吩咐了，与你们安息。二官人包庇，没人敢来问你们。”祥麟唱喏，谢了门公。丽卿早已立起身便走，只听背后有人发话道：“不见这样粉头，大刺刺地人都不睬，明日和你说话！”希真生怕丽卿发作，低低道：“我儿休去睬他，正经事要紧。”丽卿忍着一肚皮气，只不做声。希真暗暗的念动真言，收了那神雷。同到斜对门的饭店里，那打杂的吩咐了王小二，自去了。王小二对祥麟道：“你们造化，后面三间歌楼俱空着，尽你们去住。若是往年兰盆会的时节，你们同行住满，休想如此自在。”希真等便掌灯到后面歌楼上去，果然清雅。祥麟去安顿了行李担儿，丽卿叫尉迟大娘将马去后面喂好，希真搬上饭来，大家吃饱了。

希真去楼上将那侧首的吊窗挂起，暗暗叫声惭愧，原来那吊窗紧对拱辰门的敌楼，望旗花极便。那时已是二更，希真叫他们都去略睡，养养精神。祥麟在楼下安歇。希真在那窗口边望外面时，只见满天星斗，月色盈街；听那万俟春家，箫管歌唱，呼么喝六的喧闹。少刻，只见城墙上数十骑人马，灯笼火把拥簇将来，乃是都监黄魁亲来巡查，高叫各窝铺小心看守。渐渐行查近来，从人喝道：“兀那楼窗里，为何不息火！”希真忙把灯吹灭了。黄魁巡查过去，更楼上已交三更。希真眼巴巴望那旗花，不见飞起，心中焦急。那条街上同那两边小巷人家，并客寓内，已是伏下了二十多个喽啰，也在那里盼望号令。

希真进里面房里，剔亮残灯，看丽卿、尉迟大娘却都睡着，楼下真祥麟兀自做声。转身出来，只见一道亮光射入窗来，忙去看时，那敌楼对出数十道旗花，好似金蛇闪电，往半天里乱窜。希真大喜，忙叫醒丽卿道：“你们快起来，好动手也！”丽卿、尉迟大娘一轱辘爬起来。丽卿便佩了青镡剑，希真拈条朴刀先走。正到胡梯边，忽听有人打店门。希真立住脚道：“且听是甚么人。”只听店小二起来开门，好似一个人提灯笼进来，叫道：“那新来的粉头在那里？大官人才回来，叫他去伏侍，防御相公也要见他，快去！”只听得祥麟道：“小妹兀自病重，还不曾出汗，支撑不得。”那人喝道：“放屁，大官人吩咐，谁敢拗他！便是病，也要去。快叫他起来，不必梳洗，就随了我去。”希真回头叫道：“我们只顾下去。”三人一齐抢下楼，只见祥麟还同那管家支吾。希真挺着朴刀上前大喝道：“你这厮休不生眼！我非别人，便是各处查拿不着的陈希真，今在猿臂寨做大王，扮做跑解来打这城池。不干你事，快逃命去！”那管家吃了一惊，正待问时，只见希真背后钻出丽卿，手起剑落，一个斜切藕，尸首劈做两半边，骂道：“贼畜生，教你认识粉头！”吓得店小二屁滚尿流，往柜台下钻入去。希真便怀里探出那串百子炮仗，就灯火点着，丢出街心，乒乒乓乓响起来。附近的喽啰先来接应，真祥麟抽出短刀杀出去，尉迟大娘去后面提口朴刀，牵了枣骝马出来。那敌楼上的看守军官见城外旗花乱起，正要查问，不防希真已领喽啰从马道上杀上来，一刀一个，剃下城去，砍断吊桥索子，就敌楼上放起火来。真祥麟早把瓮城内的军士杀散，扭断铁锁，拽开城门。刘广望见城门大开，吊桥放下，点起一个号炮，后面的